

## 乡 愁

“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。”

在与同年的朋友的哄然的谈笑中，能使我突然哑了口不开或悄悄地避走去的，除了那能触起我个人的悲怀的话以外，便是提到回家的事了。每提到了“家”我总止不住黯然有感，不敢再谈下去。

并不是故园寥落，不堪回首，也不是蜀道难行，有家归未得。家园是雍雍穆穆，依旧保持着世家的风度；假若立意回家，而遥遥长途，也只消一列征车，指日可达。然而我总不敢听到旁人说起家中的事，我也从没有回过家乡。我之所以不愿回家，我是为……

写到此地，突然听见前面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妹妹喊“母亲”的声音，我是什么也不敢再写下去了。

长夏多闲，同居的四位朋友，一位是有家在此，两位是已经回去，一位也预备待日起程。在这样的情景中，任是听过了多少遍春暮鸟啼，经过了多少次劲疾的西风都木然无感的我，到此也不得不怦然心动了。我近日不知怎样，突然思家，起了乡愁。

何况我抽斗中还叠着两封老父催归的家信。

信上说：父母老矣，倚闾甚殷，至望吾儿此夏能抽暇一行。须知君子务本，纲伦为重，吾儿置堂上于不顾，长年在外，纵学得满腹经纶，又奚益耶？余为此言，意非责儿，盖期念情深，遂不觉言之切矣。此函到后，至望吾儿乘暑假之闲，归家一行，勿再使老父……

我确是心动了。按理我接到这样的信后，任是有怎样不能分身的事务，也必要勉力一行了，然而当我看了信后，我却悄悄地叹了一口气，忍住眼泪，将信重放在袋中，又低头读我未完的书了。

我是每日在思家，然而总不想真的回去。

一定有人在骂我怪癖了。是的，我确是不该，

我领受一切的责训。

然而我自己终不明白，我自己这矛盾的心理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面在想家，一面又不肯回去。这尤其是在与大众谈笑的时候，我偶然听到他们提起家里的事，我想起我也是有家的人，我正是被倚闾期待着早日归来的游子，我真有一种极渴烈依恋家庭生活的心，然而待我真的想挟起一两册书作归计的时候，我又在趑趄中将什么都消灭了。

便是这样，在这样矛盾的心理中，逝水的光阴无一刻的停留，我已三年未归家了。每同朋友闲谈，谈到故乡，我总是骄傲地夸耀我的故乡是怎样被称为“龙蟠虎踞，锁镇江南”，然而当一提到家里的事，我却只会默然无言的走开了。

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样会变成了这样。

是三年飘泊，书剑无成，无颜归见家园父老？还是燕然未勒，锦衣未就，不甘这样默默地言旋？

一阵夜风，吹散了桌上凌乱的稿笺，给了我说明我对于这些疑问的否认。

然而，我究竟为什么呢？

我转眼望望老父的来书，我真愿抬高声回答

这发问者：“一点也不为什么，我明日就回去了。”我真应该这样决定。但是我知道，明日踏上了征车欣然回去的却正是我的朋友。我是依然……

早几日读 Loti 的“*The romance of a spahi*”<sup>①</sup>，读到这位兵士在渴望家乡的时期中，得到了可以回去的权利，却突然甘心与旁人调换，让了人家回去，自己依旧在荒酷的沙漠中作还乡的沉梦。我读到此地，不觉怵然惊起，难道这兵士别有存心的举动也染到了我的身上？

我之不愿回家，是为了怕将怀乡的美梦撕破？是为了不愿使实现的感受将飘渺的情怀破坏？

啊啊！我低眼看了看桌上半展的信笺，我怎么也不忍心敢讲出这样自私的话。我只好推说职务忙碌了。

同居的四人此时都已在饮着天伦的乐杯，只有三年没有归过家的我，依旧在灯下，在老父催归的信旁，执笔写这一段“乡愁”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任是怎样经过百战的英雄，正不必再听鹃声暮笛，也禁不住潸然要动归思了。

① 法国小说家洛蒂(1850—1923)的《骑兵的罗曼史》。——编者

然而我知道，假若我真的将车票购好握在手里的时候，我定是又在另一的心情。于是我终于只好忍住已经要滴下的眼泪。

假若此时能有个足以征服我全部的人在我身旁，强迫着我登车，我可战胜我自己的神秘。

然而能征服我的人此时正被旁人征服了不能来我身旁，我只好什么也不敢再写了。

一九二六，七月二十二夜。

选自《白叶杂记》

# 秋 怀

一阵有凉意的微风，缓缓地逼进窗口，拂动灯穗，吹到了我的脸上。我不觉将埋在书中的双眼抬起移到窗外。窗外黝黑，只有一盏邻家的电灯从绿纱帐中隐隐透出。

啊，秋来了！一年容易，似曾相识的动人的秋风又来了！

一提起了秋字，像一位出世的忘人突然又发现了她忍痛勉强抛开的恋人的名字一般，霎时间心中便会有有一种溶溶欲断的柔感。四周的情调立时都变了，水银一般的只是在心中到处都扰动。

我将两眼瞪在窗外，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势力摄吸住了似的，不能移开。

思力集中在一点，感觉便突然敏锐了起来，一件我无时能忘去的事，像睡莲在月下悠悠地从水里舒开了一般，又浮到了我的心头。

没有第二件势力再足以战胜这一件事了，我缓缓地将面前开展着的书合起放在一边，蒙上双眸，率性去沉浸在这种可味的情怀中。

本来在这样的天气中，天涯作客，我是惯常会引起身世和飘泊之感的。然而现在这一件事已超越了统驭了我的一切，我只会想到这一件，我不会再想到旁的事了。

窗外的风缓缓地吹来，随风似是飘来了无数满溢着流霞的明盏，飞到我的唇边。我不仅是醉，我简直失去自己的存在了！

恍惚间，我看见有一双晶莹的眼睛，从被一只丰润的手掌支持着的温静的脸上抬起，在拂下的疏散的短发中向我深深地望了一下。眼中充满了甜蜜的笑意，似是谢我对于她的未曾遗忘。

——啊，我敬爱的朋友！你的同伴对于你的忠诚与爱护，是永世也不会灭的，你静候着光明的未来吧！

我缓缓地立了起来，将桌上一面垂着茜帐的镜架揭起凝视了一下，镜中人确是在向我微笑。

我慕羨我自己的幸福，我也忍不住笑了。

于是我便放下镜帐，轻轻地将灯熄去。房中

黝黑，只有邻室的灯光朦胧。

耐人追忆的寂静的秋夜。

选自《白叶杂记》

## 金 镜

案上有一面金质的镜架，架上覆了一幅茜红色的纱幔；茜幔沉沉，从来不轻易去揭动。

尤其在这几日，绝望的悲哀像泰山样的压住了这薄薄的一层，使弱小的灵魂连辗动的勇气也没有。虽是有时风吹幔动，似是说出了她自己也不甘这样的压迫。然而，这样的反抗有什么用呢？

追回起昔日的笑容，已如梦中的住事了！

往事如烟——

我仰在椅上，将首昂起，恍惚看见我的希望在几次的顿折之后，已化成了一缕轻烟，飘飘地向上飞去。淡青的烟痕，在空中袅袅地消散，将归到寂灭。

我紧瞅着不动。可怜这是最后的希望了！

许是望得太久的原故，我的眼力有点朦胧了

起来。矇眛间，我仿佛看出空中的烟的飘摇，并不是他自己的扰动，是由了另外有一只手在刻刻地去追捉。手动处，将消的一点烟痕也随着动了。

手继续在追捉。轻盈的烟，像狡蛇似的总是很易捷地从掌中滑去。但是在几次的扭动后，终耐不住时间的巨轮的转动，渐渐地归到飘渺，终至消灭了。

希望纯然消灭了，手依然还是空着。

空着的手渐渐地垂了下来，垂到无有。接着，突然间，在了无一物的空暗中，猛然又现出了一个悲惨的面目，被两只手掩覆着。

我受了这意外的惊动，将头略略移了一移。我感觉有两道清冷的东西，从颊上流到了我的唇边。

我低下头来承受这咸苦的滋味的时候，桌上的金镜又回到了我的眼中。

——啊，朋友！朋友！是因了你的原故，沙漠中才又得到了可味的甘霖！

我立了起来，将镜架握在手中，仔细地想去将纱幔揭开，完成我这件渴望已久的愿望。缓缓地

揭去。但是才揭到架上露出一幅黑色的长裙的时候，我的手又中止了。

似乎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威力阻止住了我似的，我终于战栗着将镜架重行放下，不敢揭开。

选自《白叶杂记》

# 小 楼

偶然走到一位朋友的楼上，站在窗口，望了那  
一列远开去的屋瓦，秋景萧萧，使我忆起了我  
以前蛰居的那一间小楼，那除非是在梦中才可重见  
的一间小楼。

想到了那楼居的生涯，我心中就立时沉到了  
凄凉的回味里。我将眼睛闭起，不愿有一点外界  
的视象来扰乱我这可珍惜的情怀。

是由这一间小楼中，我才寻到了我可献身的  
事业。是由这间楼中，我才得着了可以永为我崇  
拜的不灭的偶像。

也是由这一间小楼，我的灵魂才又披着葬衣  
从坟墓中重钻了出来。

然而，好景不常，在昙花将要聚成纓络的华盖  
的时候，可恶的命运竟将幸福的舵儿转了。我失  
去了小楼的居住。

花残不复返。便是因了这一个变动，我的幸福的梦儿竟一去而不可复得了。更由了这一个变动，自此以后，便生出了许多意外的波折。春光的烂漫中，几乎有一对灵魂要随了春神归去。

自此我就咒诅生活。是因了现在的这种生活，才使我失去了那间小楼的所有。现在的生活虽是值得享受的，然而却是不值得使我舍了自己的幸福来追寻。

已往的幸福要向何处追寻？我是无限的惋惜。

如今，华年似水，又已到了西风落叶的秋宵，在红晕的灯光下，我追回起那一间幽静的小楼，楼中的幸福，再看看现在的生涯，我真有万分的悔惜。况乎沧桑多变，小楼已屡易了主人，我现在纵能回去，我也寻不着我幸福的渊源了。

啊啊！那已往，已往的幸福！那不可再来的已往的幸福！

我情愿舍弃我的现在，舍弃我的将来，舍弃我的永远的将来，假若我能换得那已往的小楼中的幸福的片刻的享受！

一九二六，九月。

选自《白叶杂记》

# 白日的梦

囊！囊！囊！有极细微的叩门声音，是一种柔嫩的物体撞击的声音，接着，门纽一转动，门便悠悠地开了。

我转身回顾，眼睛已被两块腻滑而温暖的东西遮住，寂然黝黑，只听嗅到款款的香气和背后喘息的声音。

同时，嘴唇上也感到了一道凉意。

是谁？……

只听见嘶地一声娇笑，光明又重回到了我的眼中。我回首看时，闭目佯羞，垂首立在墙角的正是……

你料想不到我此时会来吧？——进来的人在歪着头娇声地问。

……我用舌尖舐舐自己的嘴唇，感着了酒一般的陶醉。

你不要尽在那里做梦，你以为我真的很高兴么？我是见了你的面才忍不住这样。你可知道事情已经闹得不得了了，他们已经……

什么？——酣醉的狂蜂，终于被这意外的一击将他惊动了。

他们已经将我的信拿了去。什么都晓得了，母亲气得……大海的波涛，在我的胸膛上不住的起伏！

……母亲气得昏了过去。姊姊只是哭，哥哥睁着眼睛说是出去借手枪了。我乘空特地跑来问你，你看……

啊！啊！地狱！天堂！天……

你看怎样办呢？不自由，毋宁死，我们不如

颓然倚到了身上，两手蒙住眼睛，将头抵住在胸口不住地辗动。眼泪续续的从指隙淋出，肩头只是战耸。

怎样办呢？你不要急，让我去……

你不要走！——眼泪更落得紧密了。

唉！——悠然叹了一口气。钢铁也要被溶化了。四只手互相地拥抱着，在啜泣声中，再分

不清谁是眼泪的渊泉。

暂时的沉默！暂时的享乐！

突然，门外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和撞击的叩门声。有人在喊着她的名字。

你听！你听！听……谁？谁……

啊啊！不好！是哥哥的声音。哥哥来了，他是借手枪去的，他来了，他会……

啊啊！怎样好呢？躲！躲！快躲……床底下……衣橱……门后……开窗子跳……

不要紧！不要怕！有我在……我在此地，I am your protector<sup>①</sup>……让我去……

你不要……

在翻腾的杂乱与惊骇中，突然当的一声，有一件东西从窗外飞了进来。

枪弹来了，我感着手上有液体流出，心头一阵剧痛，一切都……

先生！楼上的先生！

有人在喊。我骇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睁开眼睛，将身子俯出窗口。

① 意思是‘我是你的保护人。’“Protector”应为 Protector。——编者

该不是……

先生！好先生！对不住你，我们刚才有一只皮球从下面踢到了你的房里，请你掷还给我们吧！对不……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在窗下这样仰着面对我哀求。

我茫然回首向房中一望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桌上的墨水瓶已经打翻了，一只灰白色的皮球落在桌角。

懒懒地站起来将皮球拾起掷了出去。我伸手时我看见自己的手上已污着还未干透的墨汁。

只是“Madame Bovary<sup>①</sup>”已合在地上，其余一切都没有变动，太阳依旧静静地照着。

眼角上似乎还湿着泪痕。但是，适才是些什么事呢？

梦？

一九二六，六月三日下午

选自《白叶杂记》

<sup>①</sup> 法国作家福楼拜（1821—1880）的长篇小说《包法利夫人》。——编者